



孔子也想发财

□ 姚正安

孔子说过“君子固穷”，所以，有人就以为孔子排斥财富，不想发财，甚至把儒家学子看成是苦行僧。

当然不是。我们得首先了解一下，孔子是在什么背景下说“君子固穷”的，再好好理解“君子固穷”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望文生义，或者凭空想象，就不可能得出真义。

不少人都知道孔子带着弟子游走各国途中遭遇过多次危难，其中一次是在陈蔡之间，被困困七天，绝粮，有几个弟子因饥饿生病而起不来，性急的子路，很不高兴地来见孔子，直问孔子：君子也有穷困的时候吗？孔子回答道：君子能安守穷困，小人穷困就会胡作非为了。孔子的回答言简意赅，不仅比较了君子与小人在穷困状态下的表现，而且，告诫子路要做一个“固穷”的君子，而不做“穷斯滥矣”的小人。

这个故事就记载在《论语·卫灵公》里。原文是这样的：“在陈绝粮，从者病，莫能兴。子路愠见，曰：‘君子亦有穷乎？’子曰：‘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’”

孔子只是表明自己在穷困下的态度，并没有拒绝财富的意思。

阅读《论语》，我们可以了解到，孔子非但不排斥财富，而且，从人的本性上肯定了人追求财富的合理性。

子曰：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；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

孔子说，富与贵，是人所想望的，只不过，不以正当的途径获得，

君子是不取的；贫和贱，是人所厌恶的，只不过，不通过正当途径去除，君子是不干的。

孔子直抵人性，承认人希望富与贵而厌恶贫与贱是正常的，但是，孔子用道义衡量获得富贵与去除贫贱的正当性，主张品质高尚的人，应该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获得或去除富贵和贫贱。

阅读《论语》，我们可以了解到，孔子非但不排斥财富，而且，还追求财富。

子曰：“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

孔子说，富有若能求得，即使从事如维持市场秩序的执鞭人员，我也会去干。如果求不得，就依从我的所好。

这一段话中，孔子非常直白地表明了自己追求财富的欲望，只是，他要通过自己的劳动而获得。

孔子也想发财啊。发财有什么不好呢，人的生活离不开物质的供给。但是，孔子想发财与一般人不同，更与贪财的极少数人不同。

孔子有一段自述说得非常清楚。“子曰：‘饭疏食，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’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

孔子说，吃粗食，喝凉水，弯起手臂当枕头，其中也是有乐趣的。不义却富有、显贵，对于我就如同浮云一般。

有人可能要说，既然生活如此困窘，何不通过各种方法获得财富，改

善处境呢？孔子坦然接受穷困，而且乐在其中，所乐何为？后一句话正好是对前者的注释，孔子把不义的富有、显贵看作是如梦如幻的浮云，根本不当回事，更不会动歪脑筋想摘下一片云朵。义，就是道义，就是道德标准，说得更为明了些，就是合理与否、正当与否。孔子还创造了一个成语：见得思义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，意思是见到利益要想到是不是符合大义，更直接地说，就是考虑该不该拿。

至此，我们应该懂得，孔子想发财，但他首先考虑的是财富的正当性，如果不正当，粗食冷水也在所不辞。

事实上，无论古今，统治者以至百姓，都不反对正当的财富，仇富者更是少之又少。以孔子的学生子贡为例，子贡凭借对市场的了解，从事贸易，富可敌国，人们非但不反对，而且给予崇高的荣誉，每到一国都与国君分庭抗礼，司马迁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也不惜笔墨叙写其经商事迹，历代商人更尊其为祖师。何以如此，因为子贡的财富是以义取之。

清代嘉庆朝官员王念孙冒死扳倒和珅，不是“眼红”和珅“富逾王府”（富有程度超过王府），而是因为和珅“贪黷无厌”“蠹蚀军饷”，也就是和珅发的是不义之财，因此，和珅跌倒是理所当然的。不管明朝哪代对贪官都是零容忍。

当下，从法律上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，所以，不管你有什么多少钱，只要是合法收入，都会得到保护，受到人们的嘉许。不义之财，哪怕是一分一毫落入囊中，一旦暴露，都会被视为无耻之举。

孔子想发财没错，我们想发财也没错。一切通过智慧和劳动创造财富者，都是光荣的，因为，一个人创造的财富越多，对社会的贡献也会越大。

是这样，未来也依然是这样。

千年前的苏轼，也有这样的感觉。时见幽人独往来，缥缈孤鸿影。柳叶眉般的月爬上了梧桐树的枝头，更漏的呜咽已渐渐停止。东坡一个人在定惠院作无声的徘徊。有时突然停住，被大雁的叫声惊到，却发现自己与那离群的鸟儿一样。忧愁，哀怨，彷徨。冷漠，凄清，惆怅。心里有恨，却无人知晓，正如欧阳文忠公所说，此恨不关风与月。在万籁俱寂中，孤独藏在这漆黑寂静的夜里，随着吹来的冷风，轻轻落在东坡的肩头。

我们终其一生，都在分辨alone和lonely的边界。我们害怕独处，却常常在人群里更孤独；我们穷尽一生等待，等待热闹，等待团圆，却忘了热闹终会散场，能陪我们走到最后的，只有那个和孤独共处的自己。

独处从来不是孤独的原罪，无人共鸣，才是。

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。

我站在废墟前，看着那些断壁残垣在夕阳里泛着金色的光芒，忽然觉得，有些东西的珍贵，恰恰在于它的残缺之美。

最后一站就是晓起。村口有一棵古樟，树干粗得四五个人都合抱不过来。树皮皴裂，像老人脸上的皱纹，一道一道，刻满了岁月的故事。树冠葱葱郁郁，遮下一大片阴凉。有人走累了，就坐在树下的石凳上歇息。我和几个爱拍照的，围着大树转了一圈又一圈，仰着脖子在寻找最好的角度。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，在地上洒了一地碎金，风一吹，那些光斑就活了起来，在地上跳跳跃跃的，如同一个个小小的精灵。

返程时，车窗外的山水渐渐暗淡下去，天边烧起一片橘红色的晚霞，倒映在路边的水田里，水田便成了一块块金色的镜子。车内异常安静，大家都累了，也都被这山水泡软了，懒得说话。

若把老高邮比作一个人，中市口，便是其跳动的心口。往南，直通南门大街；往北，衔接北门大街。行人在此穿梭，清风穿街而过，卖菜的摊贩、剃头的手艺人、吃面的食客、去泡澡的街坊，总会在这里打个照面，碰个熟脸。老街不算宽阔，房屋不算高大，却常年烟火蒸腾、人气鼎盛。临街的招牌一块挨着一块，店铺的门脸一间连着一间，要说老高邮城里市井气息最浓郁的地方，大抵非中市口莫属。

中市口最动人的，从不是表面的热闹喧嚣，而是骨子里浓厚的人情味。街坊四邻彼此熟识，哪家铺子开了几十年，哪家灶台煨着醇香的汤水，哪家老太太总爱坐在门口择菜唠嗑，哪家大爷饭后会端着茶缸在街口驻足闲谈，人人心里都门儿清。擦肩而过时，没有华丽的客套，只有几句家常问候：“吃过啦？”“上街啊？”“今天生意蛮好的嘛。”就是这几句朴素的话语，让整条老街都变得鲜活温润。

清晨的中市口，总从一碗热面里缓缓苏醒。天刚蒙蒙亮，店铺的木板还未完全卸下，街面已然泛起烟火动静。有人骑着自行车，车筐里装着刚买的新鲜小菜；有人提着竹篮，慢悠悠走向菜市场；有人裹紧外套，先钻进巷子里吃一碗热面，驱散清晨的清凉。焦家巷口的老字号面馆，便是中市口烟火气中最熨帖的一笔。这样的老店，不靠花哨噱头，不追新奇花样，凭的是代代相传的手艺，凭的是端上桌便让人心里踏实的一口热乎滋味。有人专程赶来，只为回味这口老味道；有人顺路进店，简单垫垫肚子；还有人从青丝吃到白发，连固定的座位、常点的浇头，都成了刻在生活里的习惯。中市口不仅暖胃，更滋养着老高邮人的筋骨与闲适。

四德泉浴室，便是老高邮人生活里分量极重的一处印记。数十年来，它静静伫立，像一位沉默的老街坊，守着悠悠老街，守着来来往往的熟面孔。白日奔波忙碌，到了夜晚，若能去四德泉泡一泡、蒸一蒸，浑身的疲惫便会被温热的水汽慢慢化开。这里的门头不算气派，内里装潢也不算新潮，可一踏进门，熟悉的水蒸气味、肥皂清香、木盆古味扑面

绿洋老街地处江都与高邮交界处，临近老淮江公路露筋段。这里曾属于高邮，解放初期划给了江都。小时候，我姨奶奶家在绿洋老街旁边。节假日，家里人常带我步行去姨奶奶家走亲戚。在我记忆中，从八桥老家到绿洋老街路较远，都是早上出发，快到中午才到达，而且需要中途在洪桥（现陈堡村）坐摆渡船过一条大港河，一路全是田埂土路，晴天高低不平，雨天泥泞不堪，走一趟下来，往往会腰酸脚麻木，要休息大半天才缓过劲来。

那时的绿洋老街有供销社、学校、肉铺、杂货店，还有烧饼店、饺面店、熏烧店等，每到逢集日，街上人头攒动，烟火气很旺。我每次去的时候，姨奶奶都会抽空带我逛街，给我买烧饼、油条、包子等好吃，让我大饱口福。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，绿洋老街是我长途跋涉向往的“福地”。后来，姨奶奶去世了，她的后人也搬迁了，我就再也沒有去过绿洋老街，转眼不觉已近40年。

如今，在手机导航地址上已没有绿洋老街这个地名，我只查询到绿洋幼儿园。凭着儿时记忆和手机导航路线，“五一”小长假第四天，我特意抽空来了一次打卡绿洋老街的拉练跑。当天一早，我从八桥家中出发，沿周八路、中浪路、陈堡路、露筋路、林场路等一路前行。途中，昔日窄小不平的泥土路已悉数被宽阔平坦的水泥路、沥青路所代替，沿途还有不少公交站点。

我一路奔跑，一路打听，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努力，到达了绿洋老城南

老高邮的心口

□ 徐娅

而来，瞬间勾起心底的旧时光。如今许多老习惯渐渐消散，可总有人坚守着这份情怀，我的父亲便是其中之一。他去四德泉，自有一套不变的章程：先去隔壁剃头店理个发，和老师傅唠几句家常；再拐到对面面馆，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面条，这才不紧不慢地走进浴室。短短几步路，被他走出了老日子独有的分寸与讲究。洗完澡出来，他常会顺路买些熟食提在手里，慢慢踱步回家。走到半路，便掏出手机给母亲打个电话，嘱咐炒一碗蛋炒饭。等他到家，稳稳坐下，一碗简单的蛋炒饭下肚，一整天的舒坦才算圆满。这样的四德泉，早已不只是一处洗澡的场所，更是中市口生活的缩影，带着百年不散的温热，把老高邮人的日子泡得柔软绵长、有滋有味。

我时常思索，为何中市口总能让人念念不忘？它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故事，也没有跌宕起伏的过往。真正打动人心的，恰恰是这份烟火人间的平凡。它把一座小城最寻常的朝夕，酿成了最耐人回味的滋味。这里有赶集买菜的琐碎日常，有邻里寒暄的温暖善意，有一碗热面升腾的烟火，有一池温水氤氲的闲适，有旧巷深处缓缓流淌的时光。它不是被束之高阁的旧址，也不是游客镜头里的打卡景点，它是鲜活的、有生命力的——活在每天清晨次第掀开的门板里，活在午后巷口的闲话家常里，活在夜晚浴室升腾的袅袅水汽里。

如今再回中市口，早已不复往昔模样。街道依旧，行人换了一拨又一拨；老屋仍在，门头新新旧旧更迭不休；有些老店悄然消失，有些老味道慢慢变淡。但总有一些东西，扎根在此，从未离去。焦家巷的面馆依旧飘香，四德泉的水汽依旧氤氲，巷子的拐角依旧如初，老人们说话的腔调依旧亲切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存在，如同老城不灭的火种，牢牢护住中市口那份生生不息的暖意。

绿洋老街

□ 吴继原

边的幼儿园。在路口询问路人，终于找到老街原来的位置，但是昔日的喧闹场景已荡然无存，只有一些普通的楼房和几间低矮且被贴上“此房危险 请勿靠近”的旧房子，偶尔看到一两个老人闲坐于门口聊天。

利用稍作修整的时间，我一边从背包中掏出纯净水、香蕉补给，一边打卡拍照，并不时向这里的老人询问绿洋老街的变迁过程。在老街末端桥头位置，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奶奶告诉我，由于老街地方小，交通拥堵，后来在老街南边500米的位置，当时的绿洋乡政府修建了通往老淮江路露筋段的東西向公路，沿路建有银行、邮局、医院、学校、商铺等，新集镇成了乡政府所在地。老街这边渐渐冷清了。1995年，绿洋乡划入昭关乡（镇），2005年，又并入邵伯镇，从此，绿洋老街就废弃了。不少旧商铺被农户拆掉，原地翻建了楼房，只有极少数店铺保留至今，但是由于年久失修已成了危房。如今，老街上只有少数留守老人，青壮年大多迁移外出务工、购房定居了……

我在绿洋老街及姨奶奶家旧址转了两圈，然后折返到南边绿洋新街，抓拍了一些照片，就从街边露筋公路转S233再转向老车八公路，跑步返程了。

孤独两种写法

□ 郁林

寥。

窗外的烟花早就灭了，燃尽的纸灰被夜风卷着，飘向看不见的远方。“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”，宴会已毕，宾客俱归，满桌佳肴早已变成残羹冷炙。男人们还在桌边吞云吐雾，女人们围在一处唠着家长里短，孩子们盯着电脑屏幕，还陷在游戏的兴奋里。可再热闹的筵席，终有散场的一刻。

明天，孩子们要背起书包回到课堂，长大后，他们会争先恐后地赶往远方，再变成如今谈笑风生的父辈模样；大人们要回到岗位，奔波挣钱来养活一家子人，最终会变成照片里，被后辈怀念的老人。

不得不承认，我们的社会，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地往前走着。过去

水墨婺源

□ 俞永军

局。水边有老妇人在浣衣，棒槌起落间，是极富节奏的“砰砰”声，应和着水声，竟然演绎成一支悦耳的曲子。

第二站来到汪口。这里的从溪水流湍急，到中段忽然跌落下去，形成一道小小的瀑布。水花飞溅处，腾起蒙蒙的白雾，阳光斜斜地照射进来，便有了细细的彩虹，在雾气里若隐若现。瀑布上游的水是碧莹莹的浓绿，仿佛一块上好的翡翠；瀑布处却是雪白的，哗哗地往下倾泻，如同抖开的一匹素绢；到了下游，又渐渐平息下来，恢复成温润的碧绿。同行中有人说：“要不是赶时间，真想跳进去痛痛快快洗个澡呢。”

第三站则是江湾。村后有一片废墟，荒草萋萋中隐约可见墙基。

仲春夜晚，几分寒意。坐在书桌前，我不由得想到两个英文单词：alone和lonely。

如今已忘记这个知识点是中学哪个阶段的内容，在课堂上，老师耳提面命，到现在还记得。但要真正读懂这两个词，却花了十多年。

alone是个人独处。

无事此静坐，一日似两日，这是东坡的句子。人生在世，碌碌诸年，需要留点时间，留点空间，和自己独处。远离了那些灯红酒绿与觥筹交错，一个人的独处也没有什么不好：总有很多事，需要一个人来面对；也有很多心绪，需要一个人来整理。

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也就是在个人独处中，王摩诘才能写出这样的闲适惬意：月色从松叶间洒落，泉水安抚着山石入眠，鸟儿为月色所惊、飞起鸣叫。当自己从仕途中冷静下来，反而能在大自然中找到内心的宁静。

而lonely却是更深一层的寂

车子刚一驶入婺源地界，车窗之外就成了一幅流动的水墨画卷。山是浅浅的黛色，一层一层地漾开去，像是画家用毛笔在宣纸上随意皴染。水是清澈的，清得能看见水底的鹅卵石，圆润润的，卧在细细的砂砾上。天空是那种一尘不染的蓝，蓝得纯粹，偶尔飘过几朵白云，软软的，如同刚缠好的棉花糖，让人想伸手扯一块下来塞进嘴里。

从下午一点开始，我们在导游的带领下，漫步婺源各个村庄。

第一站是李坑。村子不大，却有一条溪流穿庄而过，水声潺潺，像有人在轻轻哼着歌谣。溪水两岸是白墙黛瓦的徽派建筑，墙上有岁月遗留的雨渍，深深浅浅，好像名家笔下的抽象画。导游说，这个巴掌大的地方，历史上竟走出过二十多位进士。我站在溪边暗想，或许正是这一脉清流，滋养了满村的灵气。溪身在中段一分为二，绕成个“双龙戏珠”的格